



熱潮

第一期刊要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發刊詞
時事短評
國聯第三次決議後的局勢
徘徊十字街的學生羣衆
民主政治與軍事獨裁
反日與親日
直接談判之途徑
關於大東工潮的幾句公道話
論對日宣戰與排貨
休矣馮庸
虎頭蛇尾的上海學生



顧石
復初
胡年
鍾錫
三戶
鍾錫
顧石
馮公
馮公

每星期六出版
零售：每册四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主編者：熱潮週刊社
代售處：各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五日出版

發刊詞

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飢寒奴隸向一班寄生蟲算賬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賬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騰，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此次日本帝國主義無忌憚的強佔了遼吉黑三省，並在中國各地示威行凶或砲擊，英美法各帝國主義在巴黎會議上，無忌憚的犧牲中國見好於日本，正是他們乘着熱潮還在伏流中一逞其兇焰；然而他們的兇焰，有時固然會使熱潮起伏下去，有時也會使牠高漲起來，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兇焰，開始決鬥時期，在這一次決鬥中，將是他們的兇焰薰酒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的兇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

內萬有歷史而且有文化歷史革命歷史的中國

人，能說沒有力量嗎？除開少數賣國的軍閥，官僚。奸商和豪紳等寄生蟲；還有多數愛國的民衆，只有近視的寄生蟲們，只看見槍砲軍艦飛機的力量，而不看見民衆熱潮的力量，並且他們就根本害怕，仇視這一力量，因此他們寧肯受帝國主義兇焰的薰灼，——實已薰灼到他們的眉毛。我們相信，民衆熱潮具有大砲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兇焰，淹滅牠一切的敵人。

抗日救國的民衆們，只有你們自己奮起的熱潮是你們的根本武器，沒有牠，一切都是幻想！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為熱潮做一小小紀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或者為內外兇焰所燬滅，或者浮在熱潮中向前發展，這就是牠的命運！

時事短評

冤了歡送的人

出了蔣主席北上收回失地的神話；各團體忙着開會歡送，最可憐的是一二千浙江學生，不遠千里的到南京去歡送，可是據說，蔣主席表示，在中樞未有人負責以前，決不輕易離京，最近又說，須候四屆中委第一次全會舉行後，再候什麼『國難會議』開會後始北上，北上又幹什麼？據說，是到濟南，鄭州，北平去看看，倘屆時能由外交解決，則北上任務當改為視察防務。這樣也值得人民歡送嗎？

日美秘密外交不已經公開的宣佈了嗎？

美國宣言不能限定日期撤兵；又宣言滿洲爭端可以和平解決，無需外交排斥或經濟抵制之壓力；又提出折衷辦法即日本撤兵與中國承認日本所謂五項原則同時進行；這都是日本的利益，日軍進攻齊齊哈爾，美國默然無言；日軍一向錦州，美國使馬上出來責問幣原不守諾言，日軍也就馬上停止西進，這就是日本承認了美國和英國在遼四（從通打路到葫蘆島）的利益。中國的利益在那裏？以上的事實，不是已經把日美秘密外交即幣原與史汀生間的秘密換文之內容，大致公佈出來了嗎？

中國代表竟接受了國聯的決議了嗎？

國府緊急訓令施代表三要點，並沒有明示不能接受調查團的決議，所以路透電說：『中國或將放棄投票，果爾，則行政會之決議，可即一致同意，而使此次議案有法律上力量。』爲什麼不投反對票？這不是變形的消極的接受了是什麼！

反了反了！

日本不但小肯撤退侵入中國領土的兵，反了，國聯『勸諭中國將錦州之兵撤至關內』，並且國聯和施代表都有應允中國兵退入關內的消息，反了反了！這真是反了！可是世界上『反了』的事多着哩，本應該做人民公僕的人們，反而對主人翁要訓起政來，難道這是『正了』嗎？

得到了什麼答復呢？

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會致電國府要求出兵與懲辦張學良，并表示如無滿意的答復，便要進行（一）要政府交還政權與人民；（二）罷操罷工罷課；（三）自動組織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雖未脫請願形式，而在主張上却進了一步。但得到了什麼答復呢？學生們應該再進一步，『一面朝着工人背朝着政府』！

好一個雙方！

中國因受日本壓迫而要求撤兵，白里安却說『請中日雙方代表顧全大局，勉遵可以終止爭執之提議，勿爲足增重局勢之言行』，好一個雙方顧全大局！大東書局工人因受資方壓迫而罷工，黨政機關制止罷工命令却說『勞資雙方均應相忍爲國，不準發生糾紛』，也來一個雙方！這都算得是公正無私了罷！

南京政府對黑龍江戰爭宣告中立了嗎？

我們耳邊彷彿聽見許多馬占山部下的兵士倒在血泊中

呼喊：「咱們在這裏和敵人拚命，南京國民政府簡直不管咱們的死活，太平無事的開他媽的什麼四全大會，難道他們宣告中立了嗎？媽的巴！」真的，廣州四全大會要用九十萬元，南京的大會當然更要用得多，即令他們不敢派兵破壞中立，難道不可以「偷偷的」把這筆巨款接濟黑軍的糧餉嗎？所以英美記者說：「日軍源源增多，黑軍無援，日本即利用中國各省中立態度，舉全力攻黑。」

黨國百萬軍人在做什麼！

申報記者說：「吾人猶記甲午清日戰爭之役，外人評論謂日本非與中國戰，特與直隸一省戰，……今日吾人復聽英美記者「中國政府及北平百萬軍人，坐視一省抗一國而不救。」之評論，其實我民族無上之恥辱，誰應負此責任，我民衆敢抗聲質問。」大約黨國要人會抗聲回答：當今黨國盛世，豈亡清所可比擬；並且你們不看見我們大批威風凜凜的將領在南京出席四全會的大典嗎？你們不看見我們浩浩蕩蕩的一軍在湖北江西剿赤嗎？

愛國者即反動分子！

前天有一位青年問我：現在大家看報時，見了什麼四全大會標題，一個字也不願意向下看；但見了馬占山的戰報，無論幾何長的通信，都拍桌頓足的一氣讀完，這是何故？我說：這都是些反動分子吧！他說：不，他們都是些愛國青年，我說：呸！如今黨治訓政的年頭，愛國即是反動呵！

嗚呼「包送終」！

黨國的大小要人，包辦了御用的工會，農會，包辦了御用的國民會議，現在又來包辦御用全國學總會。廣州北平天津廣東上海等學生抗日會，都一致通電反對說：「出席南京學總會之代表，竟有由機關指派，此種御用式包辦式之大會，決不能代表全國學生，」從前有一位姓包的殺人庸醫，渾名「包送終」，現在他們如果包辦一切，包辦國事到底，必然也是一個「包送終」！

這樣的黨治！這樣的訓政！

日本軍隊在東三省以至天津，自由開砲佔領土地奸淫擄搶無所不至，馬占山的孤軍血戰，急待救援；然而衰衰諸公，始而忙着甯粵議和，繼而粵方內部爲了中委選舉問題，又鬧得不可開交，這樣的黨治，這樣的訓政，讓他們自己說罷！

不與敵人拚命的義勇軍！

上海學生義勇軍訓練主任王柏齡就職演說：「現在社會人士有一種誤解：即以爲義勇軍即所以與敵人拚命者，實屬大謬，……現在有人催發槍枝，我以爲現在義勇軍訓練，乃教育問題，非軍事問題，須基本智識弄好，才用槍枝，故發槍事可不必。」這幾句話，不啻是對於學生義勇軍一幅最刻薄的諷刺畫！上海學生義勇軍奉王柏齡爲總司令，北平學生義勇軍奉于學忠爲總監，可謂無獨有偶。

官僚奸商們眼中的愛國運動！

上海地方法院檢查官楊文濬，對於游麓伯案，援引刑法二八六條。『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的罪名起訴，上海秘售日貨的大慶紗布號；指抗日檢查員為強盜，報捕拿人，為什麼中國警官鎗殺反日市民是『激於義憤』？大概是得罪了他們（游伯麓與揚文濬）的太上政府吧！為什麼捐查封日貨的檢查員是強盜？大概是侵犯了他們的私有財產吧！這便是不愛祖國的官僚奸商們眼中的愛國運動！

嗚呼！『民氣銷沉』！

巴黎中國記者聯合會致電上海報界公會說：『（法國）

國聯第二次決議後的局勢

早已有人說過，帝國主義強盜們所組織的國際聯盟和美國，都是被壓迫民族的敵人，不是我們的朋友；大家或者認為這是赤黨的宣傳，至少也未必如此之甚。現在怎麼樣呢？

他們爲了所謂『力求和平調處東三省危局』，國際行政會開了一次，二次、三次會，每次開會之前，都令一斑中等華人起了或多或少的幻想，在每次開會之後，都澆了一背冷水。

輿論表同情於我者，羣駭我民氣銷沉。』然而國府嚴令路局阻止杭州上海赴京請願的學生，大概他們是覺得民氣過於囂張吧！

有什麼罕見罕聞！

無錫縣黨部攻擊縣長通電說：『無錫縣長陳傳德，竟事前阻止各報登載反日消息，揚言鎮靜，壓抑民氣，……如此喪心病狂，漠視救國之官吏，實屬罕見罕聞。』陳縣長很有理由回答該黨部：『揚言鎮靜壓抑民氣』是蔣主席以至整個中央的政策，不是我陳傳德的新發明呀！有什麼罕見罕聞呢？

頑石

以『勿爲足以增重局勢之言行』的答復，這簡直是制止中國代表發言。

白里安所起草調查委員會的決議草案七條，所謂從速撤兵等於說撤兵期由日本自定；所謂雙方制止軍事行動，即委員會對軍事行動不加緊監察，雙方防止足使時局益增嚴重之行為，雙方除述其目前有關係之問題，他們所謂雙方照慣例實只單方，這便是依照了日本建議，只調查中國如何如何不遵守條約和如何如何排日使

這次在巴黎所開的第三次會，美國在實際上已經比第二次更有力的參加了；強盜們秘密會議了一個星期，結果在本月二十三日公開會議上，一致同意了日本代表芳澤『派遣中立調查委員會』的提案，作爲最後一幕滑稽劇之收場；牠在美國宣言不贊成限定日期撤兵的援助之下，牠第一次第二次限期撤兵的決議，由牠自己無形宣告取消了。議長白里安，對於中國代表施肇基要求日本撤兵的口說，報

時局益增嚴重，而不調查日本的暴行，對日本軍事行動不加監察，白里安且放出將國聯不克公斷的責任諉諸中國之說，以威嚇中國代表屈從這一決議。

這樣的調查委員團如果實現了（過去五卅事件調查委員團的教訓，我們大概還沒有忘記罷！）如果中國沒有抗日救國運動的最高潮，將來的解決方針，也當然是根據美國和日本在華盛頓秘密協定的所謂『折衷辦法』，即是中國承認所有中日條約中日本既得的權益和日本撤兵同時實現，亦即是中國把實際的東三省送給日本，而日本把東三省的空名交還中國！

中國的態度是怎樣呢？二十四日國府訓令施代表三要點，只照例除述撤兵之要求和不撤兵對於世界和平的危險，而對於是否接受二十二日行政會的決議這一具體問題并未有明白指示；所以施代表在表面稍稍作態之後，即有放棄投票而不投反對票之傳說；同時，路透社巴黎電，已有施代表『趨向溫和方面』之說，哈瓦斯社巴黎電，亦有『中國對案或不致堅持不讓』之說，施肇基對道威斯說：『國民

黨體面若非予以顧全，則蘇俄黨徒自必出而柄政。』這句話令我們想起一件故事即袁世凱政府已和日本議定接受二十一條的要求，乃由曹汝霖示意日本公使，發出前後通牒以顧全袁政府的體面。由此可知施代表之表面作態，不過爲了政府的體面問題，其最後態度固早已決定了！

我正在寫此文時，又見到一個驚人的消息：『理事會已覓得一解決滿洲問題之新計劃，聞該項新計劃，中日雙方同時撤兵，日本軍隊撤至南滿路線區域，而中國方面則退至關內；並聞中國方面，有在錦州設立中立區域，由英意法三國聯軍鎮守之建議；並稱此議若能成爲事實，則中國捍衛國土之將士，不妨再退入長城以內，』（國民新聞社二十五日巴黎電）路透社二十六日東京電也說：『此間政界聞施肇基提議，將關外華軍撤入關內，而設一中立區域之訊，表示欣慰，』此消息如果確實，則施代表之建議，此理事會之新計劃大爲荒謬，他只能代表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中國人民要求日本軍隊從中國領土撤退，夢也想不到中國軍

隊要退出本國的領土——東三省；更夢也夢不到八國聯軍強佔北京三十年後的黨國，竟請求三國聯軍來鎮守遼東，來替中國捍衛國土！

現在怎麼樣呢？就是頑固的申報和新聞報，也不得不說一聲『國聯之假面具已從此揭破無餘矣』；『國聯真相已露』，『不復能掩其獐狎面目矣』，你們還有什麼幻想呢？最後的幻想還有一個美國和九國條約，顏惠慶正在宣傳『美國在九國公約簽字，對華竭力幫忙。』顧維鈞也在宣傳『根據九國公約以求解決之途徑』，不錯，美國是『對華竭力幫忙』，竭力宣言不贊成對日本限定日期撤兵，又竭力和日本秘密議定了『折衷辦法』，這便是『解決之途徑』嗎？好無恥的洋奴！

一般高等中等華人，做了多年『美國是中國之友』的好夢，現在該要醒醒了罷！

你們最後的幻想，還是逼着我們不得不把本來是淺近易知無需絮話的話，再向大眾絮話一下，國聯和美國這樣的態度；在他們國際帝國主義的立場上，是當然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這并不是他們的真相已露，而是你們的幻想成空呵！

他們的立場是：（一）在「官官相衛」的原則上，國際帝國主義各有各的心病，他們相互之間，都不能對於侵犯弱小民族的行為加以非難。（二）加於弱小民族的不平等條約，對於他們是共同的神聖權利，如果二十一條無效，辛丑條約及江甯天津等條約怎麼辦呢？凡爾賽條約又怎麼辦呢？（三）英美兩國在滿洲雖然和日本有利益的衝突，而比之在世界舞台上，他們進攻蘇聯或英美自己爭霸權之衝突，都要退在次要又次要地位，他們從遠大處著想，進攻蘇聯時，日本固當其衝，英美戰爭時，日本更不舉足重輕的資格，他們都不能爲了區區滿洲問題而輕易開罪於日本！他們未來的重要同盟者。所以，有反美歷史的英國保守黨一登台，日美秘密談判便立刻具體化了，同時英國政府也漸漸改變了對日態度。（四）法國在滿洲的關係，只有中東路債權這一點渺茫的東西，而日這一衝突的對象，是蘇聯而非日本；牠在國際關係上，牠是進攻蘇聯的陰謀窟，牠爲完成其歐

陸大王的地位，既須防美，又未能聯英，意德更窺伺其南北，牠更不願意開罪日本，使自己更陷於孤立。（五）所謂「日本地位」和「門戶開放」，自然是兩相矛盾的原則；然而這一矛盾，眼前還未發展到絕對不能和平解決的程度。即是大有犧牲中國，在不侵犯日本主要權益的條件之下，他們進行在「滿洲經濟的瓜分政策」之可能。絕對不能和平解決的程度，只有發展到美日對英或英日對美的衝突，而不是英美對日的衝突，以日本現有的地位，對於英美一致的門戶開放之要求，當然未能絕對拒絕，問題只是爭多執少而已。日美在華盛頓之秘密談判，道威斯，西門，和松平在倫敦，巴黎數次秘密長時間的談話，除了這一問題，還有什麼必須秘密呢？即將來調查委員會的實際任務與活動，大部分也要歸結這方面。即來將由這方面衝突而醞釀的戰爭，也只有美日對英或英日對美的戰爭，即世界戰爭沒有什麼英日戰爭或日美戰爭，更沒有什麼英美對日的戰爭。

我們向來一提及滿洲問題，便馬上聯想到日美戰爭，這是一個極粗淺

的觀察，美國民主黨一個領袖參院議員羅賓生，聲稱「中日東三省爭執，行將日趨嚴重，美國若投入漩渦，恐有遠大而不不利於美國之結果，爲美國利益計，不宜加以干涉」，（路透社二十二日華盛頓電），這還不說得明白嗎？又國民新聞社二十日華盛頓電：「美國參院外交委員長波拉今日聲稱：美國對於中日東三省糾紛，除從中和解以期保持和平外，別無他道，凡愛好和平與條約之國家，無有欲用調停以外之行動者。故美國用武力干涉之議，似乎不可信也。」波拉是華盛頓號稱最左的政治家，其言如此，此外還會有什麼新鮮的議論嗎？

日本帝國主義是看清了這些與竅的，只有高等中等華人睡在夢裡！

國際帝國主義的立場，和中國政府的「不抵抗」「逆來順受」「忍辱負重」政策配合起來，便決定了解決此次中日東三省糾紛的趨勢，這一趨勢好比一巨流，將來各方面或者會掀起多少波紋，而波紋終於是波紋，不會改變巨流方向的。

要改變其方向，只有中國民衆起來。用非常手段掘斷這一巨流。

只有全中國民衆，自動的組織起來，自動的武裝起來，召集緊急的國民會議，以人民的名義，以人民的行

徘徊十字街頭的學生羣衆

復初

在這次『抗日救國』聲中，久已痺麻了的學生羣衆又漸漸昂起頭來了。他們通過黨政軍機關的壓迫和學校當局的阻礙，居然能集合數千羣衆兩次前往南京表示出他們軟弱而無力的呼聲。不管他們所走的路是如何的錯，但這總算是近數年來學生運動中一件較可令人注意的事。

在這兩次請願運動中，一方面固然表現出他們『抗日救國』的熱情，同時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他們的愚蠢無知。他們受了第一次的欺騙還不够，現在還要隨在他們的上層領袖和一般高等華人的尾巴後面，甘心供他們第二次的玩弄和欺騙。

照理，黨國當局這幾年來所幹的一切把戲，總可以使得我們對於他有個清楚的認識：我們民衆要盡量發展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而政府却用流血的手段來消滅這一切運動以求見好於『友邦。』我們民衆要取消

動，來代替施肇基和國府回答巴黎的決議，回答一切帝國主義者！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切不平等條約，而政府却在『和平談判』的形式之下，替一切不平等條約更加了一重新的保障。我們民衆要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海陸軍，而政府却默讓帝國主義駐華海陸軍在濟南以及其他城市大規模的屠殺中國羣衆；默讓之不足，還要懇求在濟南屠殺的日軍延期撤退。我們民衆要根本抵制日貨，而政府却三令五申的取締反日運動，并由黨部出頭把反日會改組爲救國會以作爲包銷日貨的大本營；這一切的印象，還是很新鮮的印在我們腦中，如果想靠這種政府站起來堅決和帝國主義奮鬥，這豈不是我們自己在那裏發昏！

於毫無所藉口的武力侵佔滿蒙？這難道不是說明只有羣衆革命運動的高度發展才是打倒帝國主義並爭取中國民族自由獨立的唯一保障麼？謝謝黨國當局的努力，這幾年來總算把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最大障礙勢力，拔除了！請願的學生羣衆們，如果你們想到你們請願的對象正是代帝國主義者摧毀民族解放運動主力的劊子手，正是製造『國難』的罪人，你們將何以自解呢？

也許你們以爲這是過去的事實，看呵，簇新的經驗；滿洲事件發生以後，黨國當局不是一再表示已有最後決心麼？決心是什麼？便是寧可把滿洲乃至全中國都送給帝國主義者而不讓民衆抬起頭來。黨國當局當學生羣衆第一次請願時，不是『當衆宣稱，必於最短期間收復失地，如日兵再進一步，必予以迎頭痛擊』麼？可是事實上我們並不會收復遼吉，而是日本收復了黑龍江。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不會受到迎頭痛擊，而受到迎頭痛擊的却是上海和廣州的反日民衆。『事實勝於雄辯，』你們還能夠有什麼希望和幻想哩！

黨國當局對於中國民族自由獨立的切身利益，這樣漠視——老實說實際上不止是漠視，簡直是背叛——他們這種態度，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是有其深厚的社會原因的。你們只須看！在日軍繼續北進的時候，上海市商會不是正在那裏籌議啓封被扣日貨，以便在事實上取消排貨運動麼？企業家廠主們不是成日的在那裏拿『際茲國難當前……』的大帽子反轉來壓迫工人羣衆的反日運動和組織麼？政府要我們『鎮靜』『鎮靜』一百個『鎮靜』，這正是代表上述這部份人的要求和心理。這一部份人只要自身的利益不致動搖，那便連中國被日本武力侵佔也好，或是由國際共管也好，他們是可以一直鎮靜下去的。只有廣大的中國勞苦羣衆，他們才真能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民族自由獨立的命運團結在一起，也只有他們才是真正使一切帝國主義者發抖的力量！知識份子的學生羣衆，如果他們不祇是在口頭上而是真要在行動上來擁護中國民族的自由與獨立，那麼，他們所應該選擇的不是到南京去的道路而是到勞苦羣衆中去的道路——而況第

一條道路經他們自己走過，已經證明是此路不通，現在還能夠有一分鐘的遲疑不決麼？

果然，今天報紙上傳來的消息，你們綿羊也似的請願的哀鳴，又在所謂國府門前撞了壁了，你們用和平請願的手段要求黨國當局出兵，而黨國當局卻聲斥你們是『侮辱國家元首』！本來是的，『元首』已下了『最後決心』要拱手對日本暴行『逆來順受』到底，你們却要他去『犯上作亂』和他的主人直接對敵，這豈不是一種極無理的『侮辱』舉動？何況請願的呈文上『辭多荒謬』，居然表示不願隨着『元首』之後『逆來順受』！這無怪黨國當局要發出『實可痛心』的嘆息來了！幸虧還只是『痛心』了一下，沒有真的做出來。否則把你們當作『反動派』，共產黨及賣國份子『辦上幾個』，也不算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呵！國府文官長不是已經明白的告訴了你們麼：『綜觀該生等此次來京之前後情形，顯係有人預爲設計，欲以青年爲犧牲（!!!）要想犧牲青年，少不得也還要借重你們這批劊子手，你們真可以自豪了。』而逼政府于難堪，陰謀

殊爲險毒……』本來是呵！國府已經早下決心採取不抵抗主義，你們却偏要不識相，惹得黨國要人惱羞成怒，把你們辦上幾個，那你們豈不是死有餘辜麼？總之，要政府出兵，這便是『逼政府于難堪』，便應該格殺勿論。可憐你們學生不懂得這層大道理，還要不自隕滅，禍延你們校長要立刻晉京面受申斥。大概一層一層的申斥下來，你們總可以馬上懂得這層道理，『欣然滿意』而散罷。

上海以及各地的窮苦學生羣衆們，你們這條請願的道路，經過兩次經驗的證明，都已經告訴你們是一條絕路。你們現在是徘徊在十字街頭了。你們還是由此便消沉下去呢；抑或是另外去找尋一條確實有效的救國的康莊大道？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廣大勞苦羣衆革命運動的興起，才能制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死命，也只有廣大勞苦羣衆的力量才真是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最加強的力量。只有他們才不會向敵人投降，或中途妥協以叛賣中國民族的利益。如果我們回憶一下，五卅運動和香港罷工運動中，勞動羣

衆所領導的堅決行動，曾給予列強帝國主義者以何等有力的打擊，那我們便很容易找到一條『抗日救國』的康莊大道。再就對日宣戰問題而論，老實說，如果沒有廣大勞苦羣衆自動武裝起來作全國範圍堅壁清野的持久戰，是決計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武力侵略的。可是黨國當局寧可放棄滿蒙也決不肯讓下層民衆武裝起來作抗日的戰爭，所以他們始終不敢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採取武力對抗的手段。學生羣衆們，你們如果真是下

民主政治與軍事獨裁

胡年

自日軍佔領遼吉，中國的政治運動漸漸活躍起來。軍人獨裁政治之腐敗與無能，將國家引導至滅亡之路，已爲全國人所認識，民主政治的呼聲日高一日，國家的政治掌握在全國大小軍人手中。這些軍人平日盡力搜括民財，使人民日益貧困化，壓制人民之反抗，壓制人民之自由。他們進行爭奪地盤之戰爭時，可以鏖兵數月，死傷數十萬，破壞人民財產至數千萬，極兇悍殘忍之能事，但是一等帝國主義的軍隊壓境，便棄甲曳兵而走

了最後決心，要爲抗日救國而奮鬥，那末，你們所切實可行的便只有一條道路！那便是拋棄一切的到下層民衆中去，幫助下層民衆組織起來，幫助他們作自動武裝的鬥爭，他們鬥爭的勝利，才是中國民族能以得救的保證。目前正是一個歷史試驗的時期，試驗你們革命的勇氣是否已經消竭。你們還容許有一刻的遲疑儘着在歧路上徘徊麼？

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上海

和極力聲明鎮靜與忍耐，坐視本國人民被人屠殺，領土爲人佔據。反極力聲明保護敵人在華之生命財產。這一切在表面上似乎是不可解的，其實是完全合理。軍閥與帝國主義有共同的地方，即他們都是以中國人民爲奴隸剝削之對象，軍閥且依賴帝國主義；軍閥既靠剝削人民以自肥，則與人民無共同之點，故不能領導人民，作反帝國主義之戰爭。在內外惡勢力雙重壓迫之下的中國，使一切民衆窒息，幾乎沒有抵抗外人

侵略之能力的時候，我們聽見民主政治的呼聲，真要舉雙手贊成。中國的政治腐敗，正因爲政治之不民主，民主政治之精義即在國家由大多數人民來管理，是與少數人之專制不相容的。中國假使去掉軍人的專制，人民的政治活動盡量的提高，即足以抵抗帝國主義的壓迫，五卅運動及省港罷工反英運動那是明證，我們是贊成民主政治的，因此要問誰和怎樣實現民主政治？

汪精衛先生是主張『對內建立民主政治，推倒個人獨裁』的人。他主張怎樣實現民主政治。他的手段是『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可是在現在軍閥專制的時候，是誰有權？是人民有權，還是軍閥有權？同誰『均權』？同誰『共治』？汪先生頻年奔走南北，與人『均權』，『共治』的經驗又是怎樣？我們『道在廣州軍人慘殺愛國羣衆以後，汪先生曾引咎提出辭職，亦知權不在汪先生的手裏，或者說與汪先生『均權』，『共治』以後，中國的政府仍然是殺害和壓迫人民，仍然不是民主政治。汪先生一面提倡民主政治，而一面去

與人民之敵的軍閥『均權』，可知汪先生不站在人民一邊而站在軍閥一邊，志在分享一點權位，不在將整個政權交還人民。

民主政治與國民黨的訓政、黨治是相容的嗎？假如是的，我們為什麼在今日還在力爭民主政治？訓政黨治是稱人民為阿斗，民主政治是認人民為國家之全權的主人，兩種觀念如何能夠調和？民主政治之對象正是黨治與訓政。連胡漢民先生也說『國民黨已……變成封建之結合，……徒見各地軍人活躍。這即是說主張黨治訓政的，仍是主張軍治和軍人訓政，不過是換換名字與制度騙人而已。』

羅隆基派之主張取消黨治，取消訓政，認為這是法律問題，他們認為只要將約法修改，將中央統治權交還國民，和允許人民有組織政黨之自由，中國的民主政治就實現了。我們所不明瞭的，便是界以一紙法律就能推倒軍事獨裁？法律上說中央統治權交還國民，就算交還了嗎？約法上會規定了給與人民許多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剝奪，何以人民仍未享有這些自由呢？法律的崇拜家與製造者，可惜都

不明白，中國人民並不是缺乏法律乃是缺乏權力，所以不能實現民主政治，我們還須注意給予人民的以權力呀！

我們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不是欺騙的民主主義者，我們認為權力是

反日與親日

錚錚

自從馬占山將軍在黑省孤軍連戰勝敵，國民受其激動，反日勝利的自信心提高了許多倍。我們深信反對日本不僅有抵貨的消極辦法，我們的軍隊也能在戰勝上與暴日一決勝負了。

各地對日宣戰的聲浪，現在高入雲霄。確實，日本的侵佔遼吉，非武力不能擊退，區區抵貨，不足以制日本之死命。每次抵制日貨的前後，那有鉅額的日貨進口，以現在世界，經濟關係之密切，中日商品供求之互相倚賴，抵制日貨天然地不能長久。我們只在這短少的抵制時期，盡力使其澈底，嚴厲地打擊敵人，同時過渡到採用反日的更有效的武器，即對日戰爭，以求問題之根本解決。

從這一次黑龍江戰爭的小小經驗，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是那些人能够

而得的不是恩賜的。真正要實現民主政治，只有經過革命手段推翻軍事獨裁，由人民做國家的主人，即實現全權的國民會議，以解決對日宣戰問題。

對日戰爭，那些人反對對日戰爭，對日戰爭應當怎樣才能獲得勝利。

是那些人不願與日戰爭，甘願以國土拱手讓人呢？張學良下令不抵抗，斷送了遼寧，吉林又因熙洽之賣國而喪失。據申報十二月二十六日記載：『黑省前主席萬福麟之子萬國賓，方獨握黑省政權，於是乘機搜括公私錢款，大賣金票為作海外寓公之計，復使地方劣紳歡迎張氏（海鵬）於洮南。』黑省之能表現其英勇抵抗精神的，全賴有馬占山。馬占山的軍隊能戰，而遼吉軍隊不能戰的原因，據申報同一通信說：『黑省將領均出身寒素，堅苦卓絕，一旦激於義憤，視死如歸，士卒樂為之用，不吉省將領，大率為張作相之子弟親姻，此輩徒知肥馬輕裘，酣歌恆舞，勇氣多已銷

沉。」

中國遲至今日所以忍耐鎮靜，不對日抵抗，甚至不增援馬占山，坐視其以一省之力敵日本全國之兵而不救，便是因為中國爲這些徒知肥田輕裘，酣歌恆舞的人統治着。中國的民衆如不將這些人去掉，對日只能屈服和投降，決不能戰爭。中國反日的主力軍是下層的工農羣衆，愈到上層愈腐化，愈向下層，反日愈堅決。在此次學生援馬募捐中，以工人小商人捐款爲最熱心，而遭了上層分子的白眼。當現政府和張學良因爲怕得罪日本，不敢出兵援救馬占山時，『黑省的農民受激動，有二萬人棄耒投軍』（新聞報，十一月二十六日）；『黑省的一部份護路軍憤長官不援黑，斃連排長，奔海倫投馬占山』（新聞報，同日電。）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們，這是反日的好榜樣，假使全中國的工農羣衆都這樣行動起來，在革命政黨之下，創造革命政府，集中一切反日力量，則反日的勝利，絕對是屬於我們的。

中國各階級因對反日戰爭之態度不同，分裂爲兩個陣營，一邊是對日賣國，不抵抗和壓迫愛國運動的軍閥

官僚士劣，私售日貨的好商，請看報載『黑哈土豪甚衆，近日紛往下奎，向多門獻計組織政府，與馬頗不利』，『福州警署強迫工友輸運日煤』，『廈門軍警破壞愛國運動，拘押學生』，以及從前上海廣州之槍殺愛國羣衆，商人之拒絕檢查而激起罷市（徐州，揚州，）或毆打檢查員。一邊是堅決對日主戰和主張對日澈底排貨的工農兵士學生小市民。這後一部

直接談判之途徑

三戶

城下之盟實現了！

華東北的政策實現了！

路透社十一月三十日華盛頓電：

『此間負責方面今日聲稱，美政府確信滿洲問題之解決，繫於中日間之直接談判。』又二十九日巴黎電：『芳澤復白里安函：日本：始終，探行之政策，厥維在對華能以直接解決之爭端中，不訴諸第三方面之參加，日政府同時又表明準備諭令當地有資格官員，隨時與當地中國當道接洽上述區域（即中國將其軍隊完全由錦州撤至山海關及其西。）之切實決定，及實施此項辦法之計劃。』

分人的行動還很分散和薄弱，這正是日本得橫行無忌，不斷向我挑釁的一大原因。愛國的民衆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不要希望上層的統治者，也不要對他們作無聊的請願。民衆應當依賴自己的力量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制裁國內勾結日本的反革命者。中國的民衆是能和黑軍一樣吃苦耐勞，以戰勝那套我生存權之日本敵人的。

誠然，『直接談判』，並且在軍事佔領之下直接談判，是日本帝國主義自始的慾望，既在有了華盛頓方面的諭旨，中國政府當然奉令唯謹！果然，路透社三十日巴黎電：『目下日代表已在北平與張學良直接通文，同時日使重光葵亦在南京與顧外長面談，故或可在國聯之外商妥解決辦法』。又三十日東京電：『駐華日使重光葵昨夜由滬赴南京，與顧外長討論滿洲中立區域問題，此間希望此項討論，可啟中日直接談判滿洲全部問題之途徑。』同日上海新聞報三十日北平電和南京電，亦發表張學良與矢野顧

維鈞與重光葵商談中立區域的問題，北平和南京的官場並未否認這些事實。

好了！撤兵不談了！直接談判有了途徑了！這不是城下之盟是什麼！所謂『犧牲東北』的政策，不是一句空話了！可是南京政府迭次向人民的諾言怎樣呢！恐怕又要說一聲『忍辱負重』吧！恐怕又要提出『十年生聚』

關於大東工潮的幾句公道話

鍾錚

大東書局的罷工已有十餘日了。

大東工人每月的工資只有十五元，在這樣生活高貴的日子，這是飢餓的工資。他們曾於未罷工之前與資方談判加薪數月，資方一意推諉敷衍，逼得他們只有罷工以謀生活之改善。在罷工後，資方不承認工人之工會組織，拒絕談判，聯合黨政機關佈告，限令工人無條件復工，工人不接受以後，資方即解僱工人。大東的罷工現在激起出版業工友及其他各業工人發宣言，表示援助，這一工潮實在是值得社會注意的。我們有以下的感想。

(一) 大東的資本家是最頑固和最殘忍的資本家，商務和中華書局

十年教訓』的大計劃吧！抗日救國的人們不響了嗎！

並且，在日本的鐵路區域之外，今後又添上什麼中立區域！所謂中立區域，想必牠的東邊竟成了日本區域，西邊才是中國區域！用北方話說，便是中間是各國地，東邊是本地，西邊是中國地！南京的學生不響嗎？畢竟是顧維鈞的運氣好過王正廷！

却承認了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大東資本家仍違反時代潮流，不承認工人的工會組織。別的工廠當關廠時尚發給工人的退職金，而大東對於在廠工作數年至十餘年的工友，一旦罷工以求稍稍改善自己之生活時在便宣佈解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完全不念大東之年年獲利全由於強烈地剝削這些工人之血汗得來。

(二) 大東書局在此國難期間，

論對日宣戰與排貨

頑石

『對日宣戰！』『對日宣戰！』

這是全中國最普遍的呼聲，也是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無忌憚的侵犯中國時所

對於罷工工人之悍然解僱，必欲強迫工人接受他們的奴隸工資，否則陷他們於失業，這是摧殘愛國運動。這樣逼迫工人挨餓受凍替他做工的資本家，使工人們感覺亡了國也不過這樣，因此對愛國運動消極。沒有工農羣衆積極參加的愛國運動，是沒有力量的紙老虎，不能嚇走日本帝國主義！怎樣能擊敗日本帝國主義，收回國權？只有提高工農的生活，使工農也有為國家獨立奮鬥之興趣。可是自私自利的大東資本家寧願中國受日本不斷的壓迫，不願提高工人生活。喚起工人對愛國運動之踴躍參加。

大東的工人罷工，不僅是印刷工人的事。也不僅是全上海工人階級的事，全上海的學生們小市民們，也應站在愛國的立場，援助大東工人得到勝利，制裁那貪婪無厭的資本家，以增加救國的同盟軍。

應有的呼聲，而且應該是最後的呼聲，如果連這一呼聲都沒有，則只表示全中國各階級人民都是馴羊似的不抵

抗主義的亡國奴而已，並不表示什麼高尚理想，如果有人拿什麼『大同主義』，『什麼打破國界』，『什麼』不要祖國，『什麼』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國家，『什麼』反對愛國』什麼『反對狹義的愛國和虛偽的民族主義』等等高尚的理想，來『本反對對日宣戰』，則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從耶穌托爾斯泰到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一樣。

可有人認為『對日宣戰』是國民黨中央提出的口號，是一切反革命派別所擁護的，國民黨中央胆敢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嗎？恐怕只有相反的事實吧！這只表示造謠者對於國民黨中央的幻想罷了！『對日宣戰』這一口號，現在廣大的羣衆中流行着，難道羣衆都反革命了嗎？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你們的革命的口號又是什麼呢？你們主張『民衆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這不是對日宣戰是什麼？難道他像某軍校心理測驗中『戰而不宣』的滑稽口號一樣嗎？

我們不能根本反對對日宣戰這一口號，反對對日宣戰。即是變相的不

抵抗主義，或者說是高尚理想的不抵抗主義，實際是反動的，我們只能告訴羣衆，對日宣戰必須靠民衆自己的武裝力量，如黑龍江二萬農民棄鋤投軍；黑東雙陽等十餘鎮組民團抗日軍；哈爾濱護路軍二十六旅三營十連的兵士，憤日軍攻黑，長官不發令救護，廿四晚擊斃連排長，由司務長率領，投馬占山，駐富拉爾基的二十二旅一連，也取同樣行動；這就是眼前已有的實例，若向政府請願對日宣戰，也和希望國聯和美國主張公道是同樣的幻想。：因為政府諸公無論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始終不會舍棄對日不抵抗政策，他們都害怕開戰損失了實力，不能保持地盤——擄刮民脂民膏的地盤。

對於排貨運動，我們也是不應該根本反對的，根本反對排貨的人，只有敵探和奸商，他們不能算是中國人！

我們只能告訴羣衆，（一）單是消極的經濟絕交是不能制勝的，主要的是積極的努力於政治鬥爭；（二）經濟絕交要想收到實效。我們自己必須準備極大的犧牲，像工廠主和商人

們那樣計數經濟上的利害得失，不肯犧牲，排貨必然是一句空話；（三）因此，排貨必須有學生和工人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嚴厲的充分嚴厲的檢查，才能收效，希望商人排貨，希望一般人自動的不用日貨，這種辦法等於沒有辦法，現在的排貨運動，自然也得到了相當效果，然而影響還不算很大，并且排貨前途已有不少的悲觀現象；這正是政治鬥爭不進展，資本案計較經濟上的得失利害和奸商反抗的力量遠超過檢查員的力量這三個原因。

有人認為排貨要準備犧牲，即是『爲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要中國的工農必須準備極大的犧牲』，這一句話包含了幾方面的錯誤，在此次抵制日貨運動中能够排除資產階級的犧牲嗎？上海的商人，正因為計算他們二三千萬元的損失而主張啓封日貨。中國工農是不像資產階級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是準備犧牲的，不但犧牲經濟（即排貨中一部分生活必需只之昂貴，）而且還準備犧牲生命，因爲在被壓的中國，抗日救國是中國工農民衆自己的任務，不能推諉到別

人身上，不能看做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誰不肯犧牲，就請離開民族

休矣馮庸！

當日軍強佔瀋陽時，無抵抗而逃的並不只是軍閥，前此為中東路事體而慷慨赴敵不可一世的馮庸大學諸愛國英雄，也一樣是逃之夭夭。

『東北長城兩少年』，一個長城張學良、在日軍蹂躪東北時，躲在北平安樂窩中，連發不抵抗的命令；一個長城馮庸，在日軍蹂躪東北時，居然乞憐日本友人的蔭庇，具保簽字不反對日本，苟全了性命，逃到遠方。

逃了就逃了，還有臉面『率東北旅平學生救國請願團九百餘人，乘津浦車離平南下，……學生軍隨軍護衛，馮大女學生戎裝軍佩鎗，精神抖擻，開車時大呼口號，聲震城市。』來到尚未被日軍佔領的江南大抖威風！不怕日本人齒冷嗎？

他們浩浩蕩蕩的南來，自稱是救國請願；然而據馮庸自己對上海新聞報記者說：『請願團臨行時，張漢卿曾加勸阻，其意恐引起各方誤會，以

革命的戰線，去做一個不抵抗主義的高尚理想家。

瀋公

為係彼所主使，經余力為陳說，謂茲事完全民衆自動，請勿過慮。『請願救國雖然不免帶有風頭性質，而究竟不是一件曖昧不可告人的事，有什麼引起誤會？有什麼不可以主使？經馮庸這樣一解釋，到成了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把戲了！

既然不是張漢卿所主使，為什麼要為張漢卿辯護呢？呵！這也是自動的！上海新聞報記者問馮庸：『東北當局對日之不抵抗深為國人不滿，尊意如何？』馮答報：『余絕對非左袒張漢卿，但深信此次事變，係平日有抵抗所致，所謂抵抗之最大者，即敷

虎頭蛇尾的上海學生

瀋公

此次上海學生赴京請願，在出發時，頗『像煞有介事』，至少也使路局的下級職員吃了一驚。有許多人以為無論幸與不幸，都會有重大的結果。究竟怎樣呢？報上照例總是說『結果圓滿』『認為滿意』，真是『圓滿

設吉海，瀋海等鐵路，并創聯運，減低運費，使南滿路驟受打擊云：』照他這樣說法，這些所謂抵抗之最大者，都是鐵路部和交通部的任務，此外還要耗費鉅量人民血汗供養二十多萬邊防軍和當防軍幹嗎？

馮庸此次南來，不但為張漢卿辯護，還為日本帝國主義宣傳，他說：『余意日軍用意，以日方勢力伸張達於洮南路而止，非邊欲覬覦於黑龍江省垣也，』現在的事實是怎樣？

當日軍炮擊天津時，『戎裝佩鎗』『精神抖擻』曾經浩浩蕩蕩南來救國的馮大學生軍，又不知道逃到那裏去了！

休矣馮庸！休矣國家主義派的愛國英雄！

『與『滿意』嗎？請上海的學生以及全中國的學生看看下面幾個條件？

(一) 上海各大學抗日會致國府

電

火急南京國民政府鑒：政府責任，保國安民，軍人天職，守土衛境，

乃自九月十八暴日無端進兵遼吉以來……肉食者既鄙，當早日為謀，像本成仁取義之旨，為清內對外之作，謹先馳電前來，請政府即刻負責明白答復下列諸點：（一）政府對日有否出兵，作戰之決心，（二）政府對東北失職長官張學良等。有否懲辦之具體辦法，以上兩點，如有具體辦法，請即答復……國危迫到此，學生等受良心之指使，生死早置之度外，政府對於上項答復與解釋，生等若承認為不滿意時，是政府自絕於國民，非國民先絕於政府也，生等為自衛計。當聯合各界民衆，按照預定計劃，拚命進行下列數事：（一）要政府交還政權與人民，（二）罷稅罷工罷課，（三）自動組織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謹此奉聞，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

（二）上海各大學抗日會致全國電

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公鑒。自九月十八日日寇肆虐以來，政府放棄保國衛民之天職，一退讓，敵曾全體會員義憤填胸，曾於九月下旬入京，請願禦寇雪恥，當蒙蔣主席答復，於最

短期間收復失地，並聲明如日寇再進，必以全力對抗，今者黑省淪陷，津市受擾，日寇兇兇，國聯絕望，乃政府違反諾言，毫無出兵事實之表現，敵會痛心已死，國亡無日，爰訓令各校同學，自由填具誓願書，組織團體。於敬日入京，代表全滬同學意志，督促政府即日出兵，此行任務，至為重大，赴京團以極有秩序之精神，抱堅決之態度，在政府無出兵事實表現以先，該團受全滬同學之託，不得擅自離京，風雨饑寒，義無相顧，留滬同學當全部罷課，努力其他工作，以為聲援，尙望全國同胞鑒此耿耿愚忱，奮起襄助，民族前途，實利賴之，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泣叩，漾印。

席呈文

竊自九月十八日日帝國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侵佔遼吉以來，東北守土長官，採取不抵抗主義，節節退讓，荒膠乖張，舉國惶駭，生等義憤填膺，曾於九月下旬結隊趨前，籲懇出兵，禦侮雪恥，當經鈞座當眾宣稱，必於最短期間收復失地，如日兵

再進一步，即予以迎頭痛擊，生等以鈞座居國家重任，一言九鼎，必有以告慰國民，爰遵命返滬，一面加緊努力求學，以備長期奮鬥，一面厲行軍事訓練，以正政府後援，乃事越月餘，非唯已失各地，未見尺寸收回，且寇焰愈張，寇氣愈熾，津市受擾之後，繼以黑省失陷，近且進攻錦州，入戶升堂，國亡無日，而政府自衛出兵，迄今有事實表示，生等力持鎮靜，為日已多，熱血沸騰，忍無可忍，爰派遣五十同學，組織代表團，以極有秩序之精神，與堅決之態度，再度趨前，籲懇鈞座，（一）即日當眾親書誓即辭職中聲明即日親自率師出發北上，最遲不逾十二月一日，在未收復失地以先。決不回京。（二）嚴令張學良即日出師，收復失地，如三日內仍無出兵表示，則予以撤職嚴懲之處分，該團代表全滬同學意志，受全滬同學委託，為水深火熱中之東北同胞而請命，為危在旦夕之整個國家而請命，誓本耿耿愚忱，敢效秦庭痛哭，不達目的，決不離京，鈞座以身許國，疊有宣言，際此國難當頭，敬乞俯順輿情，准予所請，以昭大信而鎮人

心，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四) 國府文官長發表談話

此次上海各大學赴京請願出兵團，在報上所披露之文件，措辭殊越範圍，其由滬來京，竟有強乘車輛，毆打路員之舉動，已非守法學生所應為，至可遺憾。到京後，蔣主席囑該生等至中央軍官學校聽受訓話，竟拒不肯往，相率集合國府，亦不肯先推代表入見，此為以前請願所無者，旋經于委員右任當眾剴切詰誡，亦不見聽，必欲在國府見蔣主席，且欲主席當眾親書誓詞，主席何時出發，事關機宜，自非他人所能過問，國民此時，應上下一致，如信任政府，應由政府全權處置，如不信任，則主席當然無答覆之必要，更無被學生脅迫簽字之道理，此雖三尺童子亦應知之。主席受命黨國，對全黨及全體國民負責任，今以少數學生，欲主席當眾簽字，此不啻侮辱國家元首，則無異侮辱國與全國國民之人格，在外患緊急之時，對政府如此侮慢舉動，法紀體制，均置不顧，將使政府何以對外，最近發現反動傳單多種，辭多荒謬，且據報日內共黨將在京密謀舉動，足見此事

背景複雜，反動派共產黨及賣國份子等背後指使，何所愛於青年，而少數大學生不察是非，竟甘墮其奸計，實可痛心。綜觀該生等此次來京前後之情態，顯係有人預為設計，欲以青年為犧牲，而逼政府於難堪，陰謀殊為險毒，政府對青年始終愛護，且認多數青年，係被人利用，而不自覺，必以極端寬容，望其相悟，促其就範，一方面自當維持秩序與綱紀，在此外患日深之際，若有假借愛國之名，以圖搖動政府搗亂秩序者，必為國民所共棄，對於此事，我國民必須有清醒正確之觀察，尤望一般青年，從速猛省，勿以愛國動機而長為他人所利用云云。(中央社)

(五) 蔣主席手諭

親愛的各大學校學生，諸生來京請願，激於愛國熱誠，深為欣慰，本主席効命黨國，早具決心，對諸生請願，自可接受，至於軍事外交諸問題，已派張教育長治中答復，當能了解，望諸生轉告各同學，安心求學，擁護政府，古盡天職，此諭上海各大學學生，蔣中正。

好一個轟轟烈烈『生死早置之度

外』的請願團，經不起國府門前一凍一餓，國府文官長一嚇，最後國府主席一哄，便乖乖的叫聲『擁護國民政府』靜悄悄的回來了！難怪蔣主席譏笑他們『不要口是心非』。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前幾天被打的站長段長們，見了他們滿意歸來，當然要上前道一聲『別來無恙！』

這樣的把戲，大家已經看够了，下次不必再玩了！

既然是大學生，總應該讀過近代歐洲史，一八四八年維也納和柏林為自由而戰的大學生，曾玩過這樣的把戲嗎？

本社啟事

本報招請
外埠代銷
人辦法和
接洽地址
詳第二期